

樊沟旧事(上)

樊沟有个打鸡蛋庄 蛋清、蛋黄分开卖

□ 记者 贾同岭 杨佳倩

核心提示

过了“中立交”，一拐弯就到樊沟了。由于挨着铁路，新中国成立前后，樊沟村民多是下苦力的铁路搬运工。樊沟很大，居民分散在樊沟街、向阳巷、光明一巷、延安路樊沟新村4个片区。樊沟很有趣，旧时村南有条“十里长沟”；村西小吴庄有打鸡蛋村之称，蛋清、蛋黄分开卖……10月26日，记者来到铁西的樊沟社区，探访出许多“老许昌”都不知道的樊沟旧事。

樊姓人居住地有长沟，故名樊沟

在记者的印象中，樊沟距离老城很近，过了“中立交”一拐弯就到。但10月26日，记者驱车来到延安路与许继大道交叉口东北角，才找到樊沟社区居委会。居委会后面是樊沟新村。

“樊沟社区居委会咋‘惹’到了延安路上了？这里也是樊沟？”记者有些不解。

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，我们樊沟社区大着呢。”樊沟社区党支部书记安国明笑着说，“老许昌”印象中的樊沟，可能仅仅局限在铁路西侧的樊沟街。其实，原来樊沟面积很大，从解放路至延安路都有土地，现在虽然土地没了，但樊沟居民依然分散在樊沟街、向阳巷、光明一巷、延安路樊沟新村4个片区。“因此，樊沟社区居委会建在延安路上也不奇怪。”

为了更好地挖掘樊沟历史，记录铁西城市发展，安国明特意邀请了5名社区老人一起座谈。他们分别是85岁的常桂枝、81岁的菅秀菊、77岁的李丙照、80岁的王荣彬

和81岁的吴海全。他们中有樊沟生产队队长、民兵营长、老厂长和技术骨干，见证了樊沟的艰辛发展历程。

说起樊沟的由来，几名老同志不由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樊沟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姓樊的居住地附近有条沟。”李丙照说，樊沟原来叫村，2003年村改居。村中有樊、安、郭、吴四大姓，樊姓人最多，占了一半。老村庄在铁西的运粮河西岸，现在的许继大道东风桥的西南角。他小的时候，村南头有条长长的深沟。“我个子算高的了，跳进去都不露头。”

“再高的人跳进去也不会露头，我印象中这条沟有3米深。”王荣彬接过话茬说，该沟东起运粮河，沿着如今的光明路一直向西，在五一路与光明路交叉口向西南延伸，将碾上括在里面。“千年的大路压成沟。以前村里的老年人说，这条沟曾是许昌通往南阳的官道，废弃之后变成了一条沟。很早以前，该沟长10里。”

吴家人在此守坟，衍生三个小吴庄

81岁的吴海全说，樊沟原来和碾上是一个生产大队，1961年才分离出来。樊沟大队有樊沟和小吴庄两个村。两个村庄都不大。20世纪50年代，樊沟村有200多口人，小吴庄有80多口人。“别看小吴庄人不多，但人口较分散，内部又分成3个小吴庄。3个小吴庄分别位于现在的延安路老法院东、光明剧场和许富花园小区一带。”

小吴庄居民是吴家坟守陵人的后代。吴海全介绍，吴家曾出高官，为帝王师，死后葬于城西，坟冢高大，松柏森森。“吴家坟占地百多亩，

位置在现在的光明小区一带，坟地里坟冢众多，人进去看不到头，白天小孩儿都不敢进。”吴海全回忆道，后来铁西兴建工业区，吴家坟被逐一平掉，20世纪80年代左右消失。

老法院东侧的小吴庄曾有打鸡蛋庄之称。对于名称的由来，几名老人的说法不一。有的说，村民精明有头脑，卖鸡蛋时蛋清、蛋黄分开卖，人送村名打鸡蛋村。但吴海全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，民国时期，许昌城中开了一家蛋厂，村民进厂打工，主要工作就是将鸡蛋打开，分离蛋清和蛋黄。下班时，村民将成筐的蛋壳带回家碾碎当肥料。因此，这个小吴庄又被称为打鸡蛋庄。

说起蛋厂，李丙照突然想起来了什么。他说，有一年，他在村中烟炕听到4个老头儿聊天儿，说城中有个元丰蛋厂，打鸡蛋庄的人就在那里干活儿。该蛋厂还在打鸡蛋庄设了一个收蛋点。“打鸡蛋庄在许南官道旁，路边有一个施茶庵，供过往路人免费喝茶。”

记者查阅1993年出版的《许昌县志》得知：“1915年，浙商阮规方在许昌开设元丰蛋厂，将蛋清、蛋黄加工外运，日加工鸡蛋65万个。后又有豫昌蛋厂、福义蛋厂相继开设。1937年日军侵华，各蛋厂先后歇业。”因此，打鸡蛋庄之说并非空穴来风。



20世纪60年代初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樊沟区域图 资料图片



樊沟桥 记者 贾同岭 摄

樊、安、郭、吴四姓人是老户，其他都是外来户

樊沟在许昌老城西郊，村东南有运粮河环绕。进城时，樊沟桥是必经之路。“桥面不宽，又称小桥。推着架子车过桥时，稍不注意，车轮就会陷进青石板缝隙中。”81岁的菅秀菊是樊沟的媳妇，回想起年轻时推着小车过小桥的经历，感慨万千。“这座小桥没有栏杆，桥面上的石板被车轮碾压得缝隙很大，一旦车轮卡在石板中，车辆动弹不得，十分尴尬。因此，妇女们推车从那里走时很害怕。”

现在的樊沟桥比老桥宽了许多，能通行两辆小汽车，但桥的长度锐减，只有10米左右。85岁的常桂枝说：“老樊沟桥比现在的樊沟桥更靠东。以前的运粮河水面较宽，樊沟桥东西长百多米。”

由于离城比较近，在民国时期战火纷飞的日子里，樊沟居民经常“跑警报”。“城里的警报一响，村民就往西面跑。有的躲到地窖里，有的趴在庄稼地中，等到飞机飞走后才敢出来。”当年“跑警报”的经历给李丙照留下了心理阴影。有一年，城中响起警报声，四五岁的他赶紧往地窖方向跑，慌乱中不慎跌倒。这时，其身后响起机枪扫射声，地上冒出一道白线。“再晚一步，就扫到我身上了……”

樊沟的樊、安、郭、吴四大姓是老户，祖祖辈辈在樊沟居住。樊沟的其他姓氏均是后来搬迁而来的。

“我们王姓是樊沟第一个外来户，这还得从我的爷爷说起。”王荣彬说，他的爷爷是巩义人，年轻时闯荡开封，后来到了许昌。“我爷爷为人豪爽仗义，在许昌结交了一众好兄弟。用许昌话说，我爷爷在许昌混得很开，曾是许昌四大绅士的座上宾。”

“后来，我的爷爷当了许昌脚行的把头，许昌火车站的搬运工都归他管。”王荣彬说，民国时期，脚行人三教九流，有破产的农民、无业的市民、小商贩、土匪、黑帮成员。许昌解放后，搬运行业同样鱼龙混杂，各种人群混迹其中，管理难度很大。他的爷爷当上脚行的把头，足以说明其江湖地位。

有了王荣彬爷爷的这层关系，民国时期的樊沟人多从事搬运工作。搬运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收入相对稳定，为家庭增加了收入，改善了拮据的生活。



↑ 请用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观看樊沟视频。

许昌往事

(293)